

聯劍風雲錄

上

梁嗣生

粤新登字 10 号

《梁羽生系列》

-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① 龙虎斗京华 | ② 草莽龙蛇传 | ③ 白发魔女传 | ④ 塞外奇侠传 |
| ⑤ 七剑下天山 | ⑥ 江湖三女侠 | ⑦ 还剑奇情录 | ⑧ 萍踪侠影录 |
| ⑨ 散花女侠 | ⑩ 联剑风云录 | ⑪ 冰魄寒光剑 | ⑫ 冰川天女传 |
| ⑬ 云海玉弓缘 | ⑭ 侠骨丹心 | ⑮ 风雷震九州 | ⑯ 冰河洗剑录 |
| ⑰ 女帝奇英传 | ⑱ 大唐游侠传 | ⑲ 龙凤宝钗缘 | ⑳ 慧剑心魔 |
| ㉑ 飞凤潜龙 | ㉒ 狂侠天骄魔女 | ㉓ 鸣镝风云录 | ㉔ 广陵剑 |
| ㉕ 风云雷电 | ㉖ 瀚海雄风 | ㉗ 游剑江湖 | ㉘ 牧野流星 |
| ㉙ 弹指惊雷 | ㉚ 绝塞传烽录 | ㉛ 剑网尘丝 | ㉜ 幻剑灵旗 |

本系列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已全部付印至一九九三年五月全部出齐。

联 剑 风 云 录

梁羽生 著

海天出版社(深圳) 天地图书公司(香港)联合出版

社址:广东省深圳市上步振兴路1号

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09-115号

智群商业中心十三字楼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mm × 1092mm 1/32 印张: 25 字数: 520千字

199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20000册

ISBN7-80542-591-4/I · 128 全二册 定价:14.30元

目 次

(上册)

第 一 回	壮志未甘消 徒嗟往事 豪情难自遣 又涉江湖	 (1)
第 二 回	客店现双姝 疑云阵阵 荒山挥宝剑 杀气腾腾	 (14)
第 三 回	三省连鏖 中途逢玉虎 两番被劫 意外见神龙	 (30)
第 四 回	弄鬼装神 行尸藏贡物 飞针挥剑 古庙斗妖人	 (68)
第 五 回	古寺兴波 神龙施妙手 荒山较技 玉虎暗生情	 (79)
第 六 回	柳絮卷芳心 西湖浪静 楼船腾剑气 东海波翻	 (101)
第 七 回	面壁十年 天山甘独隐 凌云一凤 湖海怎相忘	 (121)
第 八 回	休战抱仁心 奉还贡物 劫船来怪客 力拒群雄	 (144)
第 九 回	毒掌诡谋 重伤周志侠 神坛法杖 再见毕擎天	 (158)

第 十 回	妙技震娇娃 丐帮胜敌 神威惊教主 怪客提亲	(180)
第 十 一 回	剑影刀光 双英入虎穴 龙腾虎跃 合力败魔头	(198)
第 十 二 回	铁扇逞凶 书生追玉虎 飞花退敌 道士释前嫌	(222)
第 十 三 回	峡谷鏖兵 几番争贡物 天山练剑 初次露锋芒	(238)
第 十 四 回	旨趣未相投 夫妻有恨 姻缘欣遇合 两小无猜	(257)
第 十 五 回	凶焰迫人 抗婚悲弱女 良言解困 妙计出迷途	(279)
第 十 六 回	联剑御魔 鸳鸯悲折翼 消兵弭祸 姐弟入京都	(302)
第 十 七 回	梦醒黄梁 功名随逝水 心悬知己 鲜血溅尘埃	(318)
第 十 八 回	塞外神魔 两番遭败迹 御林高手 一网竟成擒	(335)
第 十 九 回	独探灵堂 奸徒来铁府 震惊帝座 豪侠入深宫	(355)
第 二 十 回	破镜望重圆 一心学剑 奇珍图染指 双怪拜山	(380)

第一回

壮志未甘消 徒嗟往事
豪情难自遣 又涉江湖

诗酒琴棋消永日，流年似水匆匆。春花争似舞裙红，繁华如梦幻，惆怅怨东风。

人近中年愁鬓白，却嗟壮志成空。倚栏看剑剑如虹，豪情难自遣，高唱大江东。

——调寄临江仙

绣槛雕栏，绿窗朱户，迢迢良夜，寂寂侯门。月影西斜，已是三更时分，在沐国公的郡马府中，却还有一个人中宵未寝，倚栏看剑，心事如潮。这人正是沐国公的娇婿铁镜心。

沐家镇守云南，世袭“国公”之位，自明太祖朱元璋封沐英为“黔宁王”起，第二代就世袭国公，至今已是第七代了。现在袭位的国公名叫沐琮，在位已二十多年了，屡立功勋，当今皇帝为了笼络他，虽然未升他的爵位，但因他先祖曾受封为王，特准他以国公的爵位拟王府的建制。沐琮一子一女，子名沐璘、女名沐燕，铁镜心娶沐燕为妻，照王府的建制，尊称郡马。

按说做到沐国公的郡马，富贵荣华，自是享之不尽，然而铁镜心却总是如有缺陷，郁郁不欢。是嫌弃他的妻子吗？不是。他的妻子沐燕，不但美若天仙，而且与他才貌相当，性

情相近，闺中联句，月下弹琴，飞阁奕棋，花间作画，说不尽的夫妻恩爱，韵事频频。然而就正为样样都太如意了，就每每令他临风感叹，叹自己在富贵丛中，繁华梦里，消磨了壮志雄心。

此际他独倚雕栏，在花月之下，看那满园佳木茏葱，奇花烂漫，不禁叹口气道：“在这郡马府中，又过了第七个春天了。在这七年中我除了添好几篇诗稿之外，还有什么”？忆起少年时候在江湖上奔波的那一段日子，虽然是雨雪风霜，想起来却别饶情味。蓦然间，心底里泛出一个少女的影子，他苦笑一声，心中想道：“于承珠将我比作江南园林里的玫瑰花，如今我虽然不在江南，却何尝不是点缀国公府的一朵玫瑰？”

忽然一缕柔香，中人如酒，铁镜心蓦地回头，只见他的妻子笑盈盈的已走到身后，铁镜心道：“燕妹，你怎么还未睡。”沐燕笑道：“惦记着你，我又起来了。夜已三更，你为什么还在赏月，嗯，你可是得了什么佳句吗？”铁镜心苦笑道：“我近来渐觉诗才枯涩，写来写去，都不过是秋月春花，连自己看着也觉生厌了，哪里还想得出什么佳句？”沐燕凝眸看他，过了半晌，幽幽叹道：“镜心，你可是有什么心事么？”

铁镜心道：“有你终生陪伴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”沐燕盯着他的眼睛，微微笑道：“镜心，你在骗我！”铁镜心急道：“燕妹，谁不羡慕咱们是神仙眷属，我，我岂有异心？”沐燕一笑说道：“镜心，你听错我的意思了。我不是说你变心，只是这几年来你也太寂寞了。只有我一个人陪伴着你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可与你谈谈，你纵不言，我也知道你心中寂寞。过了清明，我和你到大理一趟，去散散心吧。你可以和我的师父谈谈，也可以探问一些朋友的消息。”当代的第一剑客张丹

枫曾教过沐燕三个月的武功，沐燕虽未正式拜师，面前背后，也总以师父相称。张丹枫因为曾大闹过皇宫，被皇帝缉捕，在江南站不住脚，故此避居大理的苍山。大理那时已由白族的领袖段澄苍为主，名义上仍归明朝管辖，实则与独立无殊。张丹枫与段澄苍是好友，他避居苍山，乃是出于段澄苍的邀请。

铁镜心怔了一怔，不知妻子是否试探于他，过了半晌，苦笑说道：“张大侠与我也不甚投缘，再说，岳父是镇守云南的国公，咱们去访他也有不便，以后再说吧。”话虽如此，他却禁不住想起当年，在苍山之下，洱海之中，与于承珠、叶成林等一大班人，月夜泛舟的情景。也就是在那个晚上，他察觉到于承珠对出身草野的江湖游侠叶成林默默含情，而沐燕则对自己已深深有意。

沐燕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服气，我师父最看重叶成林，与你确是不大投缘。其实叶成林哪能及你万一？只怕他连诗韵也还未曾弄得清楚呢。于承珠姐姐也奇怪，偏偏会选上他。”铁镜心有点面热心跳，他平日与沐燕谈话，总是故意避开于承珠不提，但今晚谈到大理，沐燕自自然然便想到于承珠，铁镜心看她神态，不像有心挑剔，随口应道：“各人有各人的缘份，男女之间的情爱，本来就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”沐燕眼珠一转，微微笑道：“是么？”顿了一顿，忽又说道：“可惜于承珠不在苍山，听说她结婚之后，随着夫婿四方飘泊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居无定所，也没有音讯捎回来。璘弟上月偷偷上大理去见师父，前几天才回来，我还没有问他，不知他可有承珠姐姐的消息？”

正在说话，忽见有一个人匆匆走进花园，铁镜心笑道：“刚说曹操，曹操便到，你看，那不正是璘弟来了？”沐燕奇

道：“半夜三更，他跑来何事？”但见沐璘兴冲冲的跑上楼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姐姐，姐夫，我告诉你们一件大消息！”沐燕道：“你总是大惊小怪，呀，你这孩子脾气几时才改得了？”沐璘面红红的叫道：“这回绝不骗你，真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大消息！”

沐燕道：“是爹爹责罚了你么？”沐璘气道：“姐姐，你总是欢喜将我取笑。”沐燕道：“你偷上大理，爹爹不骂你么？沐璘道：“爹爹不大高兴，却也没骂我。你当我还是小孩子么？”嗯，姐姐，你别打岔好不好，这回当真是一件极大极大的消息。”沐燕笑道：“大到怎么样？”沐璘道：“那是震动天下的大消息！”

沐燕将信将疑，唤他进房中坐下，道：“好，你说吧。我倒要听听什么事情足以震动天下！”沐璘道：“当今皇帝上月驾崩了！”沐燕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死了一个皇帝，那有什么了不得？大惊小怪！”转过头对铁镜心道：“不过这消息若是承珠姐姐知道了，她倒是该高兴的。”于承珠的父亲于谦，是一个大忠臣，曾挽救过明室的危亡，其后却被皇帝枉杀，故此沐燕有此一言。

沐璘气得满面通红，道：“姐姐，你还没有听我说完呢！”沐燕慢条斯理的呷了一口热茶，道：“你说。”沐璘道：“皇帝死后，太子马上即位，改元成化，从今年起，就是成化元年啦。”沐燕一口热茶喷了出来，笑道：“老皇帝死了。当然要有一个新皇帝登位，新皇帝登位，当然要改年号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怎么能说是震动天下的大消息？”沐璘嚷道：“我还没有说完呢，你再打岔，我不说了！”沐燕换过个茶杯，再呷了一口热茶，道：“璘弟，没有喷湿你的衣裳吧？我不打岔

了，好，你说，你说！”

沐璘说道：“新皇帝即位，这消息直到昨天才传到府中。”沐燕道：“咱们云南，僻处边陲，重山相隔，交通不便，从京师来的驿报，一个多月就到，已算得是很快的了。”沐璘道：“我不是说这个，你听着呀。”沐燕笑道：“我是听着呀！”沐璘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咱们云南僻处边陲，所以要一个多月才知道这件大事；但中原各省早就接到驿报了。”沐燕道：“这个当然。各省督抚，都派有人驻在北京。驿报未发，只怕他们已先用快马驰报了。”沐璘道：“是呀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谁不想讨好新皇帝。于是，登位的诏书一发布，各省督抚就纷纷上表道贺，并费尽心血，搜罗珍宝，进贡皇上。”沐燕点点头道：“这是必然之理，不足为怪！”沐璘大声说道：“不足为怪，怪就怪在这儿，所有各省的贡物，未入都门，全都被人劫了！”铁镜心一直微笑着听他们姐弟说话，这时大吃一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沐璘得意洋洋，说道：“你说，这是不是震惊天下的大消息？据现在所知，已有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湖北、安徽、浙江九省的贡物被劫！其他各省正在解运途中，是否被劫，尚未知道！”

铁镜心问道：“劫贡物的是什么人？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沐璘道：“这我可不清楚了。消息是从京中用八百里快马加紧飞报来的，故此与新皇帝登位的驿报同时到达。朝廷怀疑是咱们的师父张丹枫，密令爹爹侦察他的行踪，看他是不是已离开大理。好在我半个月前还在苍山见着师父，算起时间，那时早已有好几省的贡物被劫了，所以绝不是他老人家。我告诉爹爹，叫他不必费心侦察了。我这次偷上大理，虽然未得爹爹许可，却给他打听到最确实的消息，所以他虽然不满意

我偷上苍山，却也没有骂我。”

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浙江几省的督抚都是爹爹的好朋友，他们也都有快马报来，比朝廷的驿报说得更详细。陕西、山西、甘肃的贡物在卢沟桥被劫的；山东、河南、河北的贡物是在保定被劫的；浙江、湖北、安徽的贡物是在石家庄被劫的，三日之间，在三处地方，连劫九省贡物，不但震动京师，而且这消息飞报各省之后，各省的督抚，个个都慌了手脚！”

沐燕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瞧见他们慌了手脚么？说得这样活龙活现。”沐璘道：“我在爹爹的书房里，亲眼见他走来走去，唉声叹气，说是新君即位，这份贡礼是少不得的，而且咱们世袭国公，还该比别省丰厚才行，可是出了这样的事情，若然咱们的贡物也在途中遇劫，这却如何是好？姐姐，你瞧，我有夸张没有？咱们的爹爹，经过多少大风大浪，也自心惊胆战，其他各省的督抚，正在想运贡物进京的，岂不更要手忙脚乱！”沐燕笑道：“瞧你这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倒像是幸灾乐祸呢！”

铁镜心却是若有所思，静静听他姐弟说话，心中想道：“这确是震动天下的大消息。十年前毕擎天劫了两湖遭运的三十万两官银，已闹起了滔天风浪，比起现在九省的贡物被劫，而且还将陆续有劫案发生，毕擎天那件案子简直算不了什么！到底是什么人吃了狼心虎胆，居然敢干出这样惊天动地之事？”

忽听得沐璘说道：“姐夫，我求你一件事。”铁镜心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璘弟，你要什么？”沐璘嗫嗫儒儒的说道：“爹爹的贡物就将押解进京，我想，我想讨这个押运使来当。”沐燕

笑道：“你别作梦了。爹爹岂有让你这位娇贵的大少爷冒险进京？”沐璘道：“所以我才要姐夫替我求情，爹爹素来听他的话。而且，我的本质怎么说也比府中的那些武师高明吧？只有你说我是大少爷，他们都说我的身手在江湖也是少见的呢！”沐燕掩口而笑，笑得弯下了腰。

沐璘恼道：“姐姐，你总是看轻我。”沐燕笑道：“岂敢！你要我像那班武师那样的奉承你么？好，那么我说，在国公府里，关起门来，你是天下第一。如今到了我这郡马府来，可就是——”沐璘笑道：“可就是天下第二啦。”忽地笑容一敛，正色说道：“我的武功当然比不上姐夫，可是江湖之上，像姐夫这样的高手，也没有几个吧？何况这趟我偷上苍山，师父又指点了我一路剑法。姐姐，你不是男儿，你不懂的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你就让我到外面去经历一些风浪，见识见识吧！”

沐燕笑道：“哎哟，你是叫他给你作说客么？”口中虽然讪笑，心中却是暗自感伤。想道：“男儿志在四方？璘弟他也说我不懂男心事？镜心的郁郁不欢，难道就是因为我将他困在软红队里，罗绮丛中吗？”

忽见铁镜心按桌子，站了起来，微微笑道：“燕妹，我也求你件事？”沐燕心头一震，猜到了几分，勉强笑道：“你说吧，只要做得到的我无有不依。”铁镜心道：“你爹爹的贡物非运不可，江湖上出了这等剧盗，又实在可虞，我承蒙你爹爹看重，岂能不为他分忧？”沐燕低头说道：“原来你也是要我给你作说客么？”铁镜心道：“府中既没有适当的人，那就不如由我押解贡物，走一趟吧。”沐璘拍掌笑道：“好，姐夫亲自出马，定能说得爹爹允许。姐夫，你做正押运使，我做副的。”

沐璘兴高采烈，沐燕却是眉黛含愁，过了半晌，幽幽说道：“镜心，你既然执意要去，我不拦你。”铁镜心道：“燕妹，你放心……”沐燕拦着说道：“只要你心中有我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铁镜心本意是说江湖上的风浪，忽听得沐燕如此说法，呆了一呆，随即低声吟道：“换你心，为我心，始知相忆深。其实这几句话还说得不够透彻，夫妻一体，两心如一，又何须换？”

沐璘张口要笑，却不敢笑。沐燕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偷上苍山，去见师父，可还听到什么消息？”沐璘道：“师弟小虎子前年出师，已经独自到江湖上闯万去了。听说这两年已挣了不小的名头。”沐燕道：“还有呢？”沐璘道：“师伯乌蒙夫从江南回来，曾在海宁见过叶成林和于承珠杂在人堆里观潮。”铁镜心失声道：“他俩夫妇倒忒胆大。”沐燕笑道：“是啊！若是他们被捕，可得劳动咱们的铁公子去救了。”

沐璘与铁镜心议定，便匆匆回去。铁镜心和沐燕在灯下默默相对，七年来他俩夫妻从无一刻分离，这时却自各怀心事。

过了半晌，沐燕低声说道：“你出外一趟也好，古人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最少也可以得到些做诗的材料。预祝你归来之日，行囊中增添出色的诗篇。”铁镜心道：“燕妹，你真是我的红颜知己，有妻如此，几生修到！”沐燕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如今嘴里说得甜，只怕出到外面，见到什么女侠……”铁镜心心急忙截着说道：“燕妹，你怎么还不信我？若还……”沐燕一手掩着他的嘴巴，道：“我和你说笑，你怎么当起真了？我当然信你，你发咒赌誓作什么？好吧，你先安歇吧，我给你收拾东西。”铁镜心道：“那么，我也到书房

里练练功夫，看看几年来的功夫丢了没有。”

沐燕虽然是强为欢笑，其实心中十分难舍。铁镜心在书房静坐练功，心中却也静不下来。“这次各省贡物被劫，震动天下，于承珠、叶成林他们会不会来凑热闹呢？我的师父下落不知如何？这些劫案不知与他有无关系？”铁镜心的师父石惊涛在三十余年之前，曾盗过一把大内的宝剑，铁镜心听到此次惊人的劫案，自自然然想起他来。又想：“承珠浪荡江湖，在夜深人静之时，不知她也可曾想起过我？”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。端的是心事如潮，难以自抑。铁镜心七年来困在郡马府中，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，一旦有机会重走江湖，兴奋之情，自是不可言喻。往日江湖上的相识，一个个泛上心来，而想得最多，最渴望相见的，则是他曾经一度倾心过的散花女侠于承珠。

正自驰思，忽听得屋顶上有“嚓嚓”的声息，竟似是夜行人的脚步声。铁镜心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这夜行人的功夫不弱！”急忙一口气将灯吹灭，正待穿窬飞出，但听得刷的一声，一支微微闪亮的暗器射了进来，“啪哒”一声，插在桌上。铁镜心拔起一看，却原来是柄匕首。匕首尖上钉着一张厚纸，铁镜心想道：“什么人与我弄这手江湖上寄刀留简的玩意儿？”不暇阅读，脚尖一点，立刻从窗口跳出去看。

但见一条黑影，如箭离弦，正自越过假山，看那背影，竟似是个少女，铁镜心心头一震，“于承珠”三个字几乎要叫出来，但再一看，这黑影身材瘦小，与于承珠绝不相类，铁镜心不禁哑然失笑，暗笑自己老是想着了承珠，以致一见到夜行少女的背影，就以为是她了。

但认出不是于承珠后，心中惊讶更甚。“这人是谁，为什

么要给我寄刀留简？”铁镜心细想自己所认识的女子之中，并无一人的身材像这夜行少女！好奇之心大起，施展轻功追过几座假山。距离渐渐近了，铁镜心正想抄过她的前头，忽听得沐燕在楼上惊惶叫道：“镜心，镜心！”

铁镜心应道：“来啦！”他本来就要追上这个少女，但听得沐燕呼唤，只得停步。那少女柳腰一摆，脚尖一点，在太湖石上腾身飞起，宛如惊鸿掠水，倏的就掠上墙头，但听得她噗嗤一笑，背影登时消失。铁镜心呆一呆，想道：“这少女最多不过十五六岁样子，竟有如此轻功本事。我这几载幽居，江湖上又不知出了几许新人！”抽出那把匕首一看，但见精光耀目，锋利非常。铁镜心将刀尖钉着的纸张取下，纸上写有六行字，铁镜心默读道：“虎啸龙吟，凤鸣幽谷；虎口留情，神龙怒目；妄走江湖，回头是福。”后面这两句意思明显，是劝铁镜心不要妄自出头，保护贡物进京。但前面这四句，却是难以索解，铁镜心想道：“虎啸龙吟，凤鸣幽谷；这龙、虎、凤可不知是否代表三个人？何以又说虎口留情，神龙怒目？”

回头一看，但见沐燕已急步走来，惊惶问道：“镜心，出了什么事情？”铁镜心早已将匕首与诗简藏好，微笑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练了内功之后，再起来练练轻功。”他从来没有向沐燕说过假话，但这一次他怕沐燕知有夜行人寄书留简的事情，难免害怕，一害怕就可能拦阻他，故此隐瞒。沐燕笑道：“你的功夫没有搁下，我的胆子却越来越小了。将来你保护贡物进京，若遇强人，如果对方人多势众，宁可你失掉贡物，切不可冒险逞能。”铁镜心道：“这些江湖上的行径，我理会的，燕妹，你放心。”

第二日铁镜心去见沐国公，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唇舌，哪

知沐国公很爽快的便答应了。原来沐璘一大清早便来过一回，向老父苦求让他与姐夫同去，沐国公起初本来颇为顾虑，但继而一想，新君即位，这份贡物总要送上京都，铁镜心的能为本事，是他深悉的，若然能平安护送到京，岂非大大露面？再者沐璘年纪渐长，即将承袭国公之位，让他趁这机会，进京面圣，不论是否能保全贡物，只要人到京都，就可显示出他的非凡勇气，令皇帝赏识了。而最关键的一点是：从各省督抚的报信，沐国公知道劫贼只是志在贡物，不在伤人，虽然有好几个押运官与强人顽抗，被贼所伤，但却并无丧命之事发生，是以沐国公也和女儿一样的心思，必要之时，就弃掉贡物好了。

当下沐国公将重要之事，交代一番，答应备好贡物，明日便让他们起程。铁镜心告辞出来，在花园的走廊上遇到沐璘。沐璘将他拉过一边，第一句话便道：“姐夫，我昨晚遇到一件奇事。”不待铁镜心问他，便抽出一把匕首，和昨晚那夜行少女寄刀留简的那把匕首一模一样。

铁镜心道：“原来你昨晚碰到一个少女，给你寄刀留简？”沐璘诧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噢，那夜行人真的是个少女吗？美不美呀？”原来沐璘昨晚也像铁镜心一样，一见匕首飞人，就立刻追出，可是他的轻功远不及铁镜心，只瞧见夜行人的背影一闪即逝，根本就分辨不出是男是女。

铁镜心笑道：“美，美得很呀！”其实他自己也没瞧见那夜行少女的正面。沐璘道：“她还留下了六句诗……”铁镜心道：“你不必拿出来给我看，我背给你听。她写的是不是：虎啸龙吟，凤鸣幽谷；虎口留情，神龙怒目；妄走江湖，回头是福。这样六句。”沐璘呆了一呆，随即便悟，说道：“哈，原

来你昨夜也接到了夜行少女的寄筒留刀！”铁镜心道：“她劝我们不要妄走江湖，璘弟，你怕不怕？”沐璘道：“有趣，有趣！”铁镜心见他答非所问，问道：“什么有趣？”沐璘道：“劫各省贡物，令天下震惊，竟然是个少女；纵使不是她一人所为，她亦必是其中之一，红妆少女杀得各省高手望风披靡，这岂不有趣？”铁镜心笑道：“你忘了那各省贡物都是在河北境内被劫的吗？若然那少女也参加劫案，她岂能这样快的又来到云南，给咱们寄筒留刀？而且，也没有这个必要呀。”沐璘嗒然无语，半晌说道：“那你猜她寄筒留刀，阻止咱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铁镜心微哑说道：“我不像你这样会胡思乱想，我猜不到别人的心事。”沐璘面上一红，半晌又笑道：“咱们未曾动身，就碰到如斯奇事，将来在江湖道上，还不知有多少奇人异事呢？咱们不论是否能把贡物护送至京。最少也可大开眼界，这岂不有趣？”要知沐璘的性格和他的姐姐大不相同，沐燕娴静自持，满足于目前的生活，而沐璘则富于幻想，不喜拘束好动好奇，要不然他也不会以小公爹的身分，苦求老父许他进京。

第二日沐国公果然备办好了贡物，那是一支价值连城的玉如意，十二颗夜明珠，和一块上面生有天然花纹，极像一幅名家山水画的大理石，在无数百方大理石中，只挑出了这样一块天公的杰作，那当然更是无价之宝了。沐国公叫他们扮成赶考的士子，挑了两个年老的武师扮成他们的仆人，贡物就放在书箱之内。这两个武师一名张宝，一名杨义，本领虽然不算很高，江湖经验却极丰富。

于是铁镜心等一行四众，便离开昆明，押解贡物上京。从昆明上京，本来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经四川入陕西，取道河南

而入河北；一条路是经贵州、广西、广东再沿海北上，前一条路山路较多，而且因为沐国公另有安排，他们进京的路线，便取了后一条路。正是：

少年哪识风波险，喜作江湖万里行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